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統泰天順臣

劉 球 正統臣

劉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也嘗避難隱居姚江數年從學者甚衆舉進士仕禮部主事胡濙薦之英宗召入直秘閣日見親寵尋爲翰林侍讀正統八年夏雷震求直言球上封事曰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如嚮答聲如影隨形國家成敗興亡靡不繫之桀紂而太戊政雉雊而武丁德旱虐

而周宣懼三君遇災脩行以動天地之遷比者雷震
奉天殿鴟吻陛下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
言甚盛甚盛臣惟今日之急乃有十先一勤聖學自
古哲后動與天合雨暘寒暑罔不時若惟能專志問
學屏御無益心正而天從之臣願陛下多御經筵少
居禁苑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精一之功極脩齊治
平之道二攬權綱權之下移宵人政也太祖太宗甚
民勑天日三視朝順門便殿時名大臣裁決庶務疑
則權之自析其衷所以權歸于上臣願陛下守二聖
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毋俾權移乃出宵人三親正

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內外之臣賢不肖殊器皆騈肩錯踵受事陛下惟陛下察已詢人親遠惟精以追興隆之治四選祀臣太常古秩宗也非其人不可以交神故堯命伯夷猶讓夔龍今太常卿貳久缺或不潔蠲宜擇選儒臣使領其職寅清端重明習典故毋後夷龍五嚴聚吏延考察吏治責成布政按察二使及巡按御史徒具文爾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軍衛之臣爲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行天下無分文武官吏皆得考察黜退姦墨旌表廉異六愼刑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

理官書曰予辟勿辟予宥勿宥惟厥中近法司上獄有奉勅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法司畏卻不敢執奏慮囚之際多所覬望希合上旨枉實縣之竊謂一切刑獄宜從所上讞有不當便命參聽聽不如初罪初聽者又罰米納贖雖云古法然貪者幸免廉者蒙辜宜令文武臣非犯公罪毋得入贖宥辟惟中七罷營作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不訢京師興作五六年矣雖不煩民顧皆役軍軍非民乎須之禦暴用之力役人勞不蘇是急宜罷八寬逋賦比四方災荒乞減租稅有司多行扞格或有聽准亦無實惠流徙失

業實可傷痛宜下戶部遇有報荒勘實量減安養流民毋俾失業九息兵威兵凶器也動必傷人如饕川連歲用兵死十七八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楚蜀貴陽兵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冦思任發借彼爲言果生得首冦以歸不過宣諸廷磔諸市梟諸衢而彼且挾爲功賞必求與地與則二夷角立其勢坐大是增一夷也不與則怨是生一夷也臣每見陛下憫錄死囚猶示曲原免爲適卒今乃驅十餘萬無罪之人而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冦兵爭無已傷人必多臣謂宜召還蔣貴并止楚蜀貴陽兵勅靖遠伯王

驟遣諭緬甸斬獻冦首即與厚賞不煩生致仍令思
幾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新附之夷許以小職使仍
麓川則兵不用而十餘萬生靈之命無傷十倚武備
比年北虜入貢遣人歲增誠恐包藏禍心防備宜豫
莫若於京師邊塞數遣給事中御史閱督操備使借
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公武舉以求良
將定召募以來武勇廣屯田收中鹽以厚儲蓄此十
允者皆今急務所以感格上天招致太平誠在於此
陛下設誠行之殷宗周宣不足法也臣不揆愚陋敢
冒死言初麓川之師實王振興事球疏言之振業大

恨矣有錦衣指揮彭德清者球之鄉人賴振龍甚張球獨易之至是譏於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三章蓋詆公也會編修董璘上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爲卿忤旨下詔獄錦衣使馬順亦阿振曰球爲璘地故疏重祀臣與璘通振恍之乃誣服璘矯旨從朝班中捽出球下之獄嗾順夜殺之遲明順小校持刀推獄門球璘方同卧小校扼之急球大呼曰太祖太宗明靈在天何得擅殺我小校刺球頸出血順前踢仆之相與支解瘞之獄中璘從旁匿其血裙球子釪鉞求球屍僅得一臂乃裹臂裙以實櫬小校者

都御史耿九疇識之豐而晳比見九疇瘦而瘠九疇驚曰何頓改也小校自恨曰小人近不祥爪牙狸狌鏈鐵鸞皇今當不復能見公矣亡何死而馬順于從厓中發狂持刀逐順曰我劉侍讀行殺若球之死也餘姚布衣成器登龍泉山望空而祭爲文二千餘言哭之以其祭肉遍遺諸公且臺焉曰祭忠之臺其後贈球學士謚忠愍鉞釪終振世不仕振死乃仕鉞廣東叅政釪雲南按察使

郎曰李時勉枷也劉球死也而皆王振矯旨欺主上冲年甚矣寻闢周新于讒死而見形精氣爲物游魂

爲變殆有之也球死正統中至今久遠矣其邑人王德新者以萬曆初言事補繫錦衣獄夜作鄉語曰君亦來此乎知其精靈尚在也

于謙　王竑　景泰臣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自爲諸生英邁過人每有難事於人中巡繞數行輒得奇計讀書過目成誦爲諸生時習容止骯髒有聲巡按御史目之入視學召使講書謙乃爲御史講高皇帝大誥御史撤坐避席跪而聽講謙反復推解甚悉聞者悚服宣德初以御史從征漢庶人既械上命數庶人罪辭嚴上悅師還與文

武大臣均賞手其名久之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兼巡撫山西河南時年三十餘耳王振用事有御史與謙同姓名者忤振振疑爲謙因事下謙獄久得釋左遷大理少卿親王有司群來乞謙命謙復往謙居山西河南凡十八年甚有遺愛正統十二年以右侍郎還部虜也先入寇王振力主親征謙與尚書鄺埜諫不聽埜從謙居理乘輿北狩太后命郕王監國王朝群臣彈振罪甚急王命出俟命皆曰王振罪惡貫盈殿下不即族之臣等隕首於廷不能俟也因伏地大哭錦衣衛指揮馬順叱衆衆擊而殪之廷臣大譁班列

不次王環視變起欲入謙直上陛掖止之群臣擁隨後皆曰毛閣王閹王振黨請併受而甘心焉謙白王曰衆怒未殺不如因而順之王旋坐謙曰班班武士鈇者前武士執鈇前命曳二閹撲殺之肆之華門之外諠稍止未班謙復白曰衆疑未弭不如因而寬之王乃命群臣曰王振有罪當族族之當白太后順罪亦當死死順者勿論群臣乃班成禮而退是日也日過中謙袍袖皆裂吏部尚書王直迎拜曰今日非公百直不濟也太后聞而嘉謙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謙則與羣臣請郕王即眞遙尊上爲太上皇是時

北征將士十亡八九器械略盡京師人心洶洶侍講徐珵倡議南遷謙慟哭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宮闕百官萬姓公私蘊聚皆在京師一動大勢盡去宋之靖康殷鑒不遠有倡死於此敢言南者衆共誅之則上奏曰虜賊不道驕滿兇驁勢且長驅不先謀無以應卒遡者三營精銳盡亡於從邊留者皆罷駑不能執戈戟宜急募義勇集民夫更河卒實京師練而待工部飭廠攻戰具晝夜作郭外之民徙實內郛使虜毋虜壩上之倉散之以代官祿使虜無饑乃諟內外繕濠塹訾士馬警樓櫓治險塞石亨楊洪

柳溥皆有名諸將名而使之共治軍也先送上皇駕至都城下曰見我謙亨與我金帛迎爾君下廷臣議謙曰君志臣之不才使臣司司馬司馬知戰臣知死壘七日數敗虜虜竟退誼其始也先擁上皇大同城下大同之士登陴而語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宣府宣府之士登陴而語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及至都城下都城之士登陴而語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謙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則上疏曰也先違天負義久留上皇深犯京畿其為仇恨庸可勝言若許以和萬有不可去歲秋冬

聞虜勢方張我遣指揮季鐸岳謙齎金賂虜以迎車駕其時賄方入於穹廬騎已迫於關口繼遣少卿趙榮通政王復往虜營不見乘輿返夫中國與虜不共戴天若必從和背君忘義莫此爲甚且虜貪以詐和成其欲無止長之則難饜違之則速變昔者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挫敗斂心就盟尚輸歲幣過三十萬徽欽北轅奸臣誤國至割土納賄屈已敗尋滅而後巳前事之不忘以臣之計莫若選將厲兵貯威育勇來則震武去不窮追虜若稔惡鬼啓其衷大舉入寇以我肆士加之奮帥臣等蒙死前行可以鋌權而服

或皇天厭亂列聖有靈虜知不利反面內貢酌賜津
遣不絕而已若使臣通好漢禮必先示弱啓侮臣所
謂萬不可者也謙之與羣臣請立景帝也鄭公孫申
之謀也以爲帝於上皇義兄弟得絕虜乃景帝因之
不渴上皇乃虜亦因帝不渴上皇以爲抱空質而不
義中國乃歸上皇上皇入塞景帝猶曰虜詐謙曰陛
下天位巳定誰復異論君臣大義兄弟懿親惟陛下
念之耳上皇還居南內六年景帝廢上皇子而立其
子遂加謙太子太傅及景帝疾不亨徐有貞夜開長
安門內甲士迎上皇復位因誣謙與王文太監王誠

誅帝襄王子下獄都御史蕭維禎責簿對曰而何外求君文曰藩王非金符不可名金符藏內府安從得之爭之急謙曰撫庸石亨有先意奏論死上猶豫曰謙功有貞從旁言謙不功陛下不奪門矣有貞即程也是日詔謙文誠並棄市籍其家戍謙子冕龍門都督同知陳逵獨收謙屍葬之逵六合人正統初學士李時勉舉其將才時出入時勉門聞所未聞蒞官行事多有可觀其督捕盜賊昂刑錄多從寬然暴橫斂殊居民按堵至蘇蔽刑時群凶氣焰可畏獨逵收謙屍斂葬君子多其人謙歷事三朝知無不言識達大體毅然任天下年未五十喪妻不娶門第蕭然不容私謁政務旁午日上章十數累千萬言揮筆立

就當世歎其才然矜傲自用遇勳肅國戚若嬰稚視士類亡當也其始薦石亨與同事既亨見謙議論斷制宿將斂伏而已不能贊一詞固銜之及其迎上皇復位故因誅之以爲功籍家時僅得所賜盔甲袍帶而已京師人爲之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得魚嗛於是王驥代謙矣驥去石亨薦陳汝言代驥亡何汝言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廡下與諸大臣觀而曰人之廉汚不亦懸哉于謙無一日之積而汝言纍纍若是是時石亨侍下首而慙選之有邊警廷議紛紜恭順侯吳瑾對上曰謙生不及此上默然他日奉天門災

上見謙隱隱火光中憲宗立詔復官赦冕還二年遣
行人諭祭謙墓復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戸其文曰卿
器偉倜傑才宏經濟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
公道自持權奸被害枉知先帝忠憐朕心兹復卿子
遣人諭祭嗚呼哀死表生一順天道厄前伸後永惟
人心冕仕終應天府尹脩而有文不子以其族人允
忠之子爲後襲杭州衛副千戸弘治初贈謙太傅謚
肅愍祠之旌功萬曆中更謚曰忠肅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以軍功爲福州衛
百戸坐事戍河西遂爲河州人少豪儁自以生長西

陞志存立功正統中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慨然以汲黯朱雲自許車駕陷土木竑與同官灑泣首彈王振罪狀時郕王攝朝群臣讀彈文畢王但曰出待命則皆前跽不起大慟哭請速斷錦衣衞指揮同知馬順厲聲叱衆竑責起立跽中走捽順髮嚙順面罵曰權奸誤國家若此若等其黨久當誅尚敢再耶遂與衆共擊死之王起入竑與群臣隨王以登更索毛王二閹既出復捶死之肆三屍華門之外頃之群臣返舍內使喧傳有旨名首事者入則危語作恐曰王名首事者入將按擊殺順者捶死之矣竑亦驚訣其妻

若子曰平生不能絲毫詭隨今日之事發我本心我死爾死乃爲王竑妻所遺幼稺寧患無人收養耶遂與同官俱入既入王無他特爲中官覓之耳此時給事中王竑名震天下北虜聞之亦爲歎息郕王卽皇帝位虜擁英宗駕犯京師帝命都督孫鏜禦于高梁橋使都督毛福壽高禮王敬王勇武興領五軍命竑爲僉都御史偕太監興安等守九門提督之是時王敬軍出彰義門戰敗武興卒陣中太監有報効者或死或傷四散奔還京都大震竑督餘軍遇虜萊市口與戰虜火民廬竑帥軍士撲滅之擐甲入朝面陳其

狀虜亦尋遁帝命鏜與范廣統兵五萬追之玆與侍郎江淵督其軍追戰涿祁溝勝之衆議推玆守備居庸等關景泰元年以疾乞歸頃之用薦總督漕運兼理巡撫江北諸處玆政酌民心法詰豪右踣縶墨吏威令虩虩徐淮連歲荒饑民死亡流離玆大發官倉斂富人粟舟過河岸下者令如意出米粥旣河南山東流民聞風猝至時諸倉皆空獨廣運倉尚有滯積廣運倉者故以備用京師主以一中貴一戶部官玆欲發主者難之玆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旦夕爲盜且上憂朝廷何論備京師爾不吾從脫有

變吾先殺爾治爾名盜罪然後自請死竑詞既慰主者素憚其威許之所存活百五十八萬八千餘人他境流寓安輯者萬六百有餘家先時帝得荒奏驚問奈何無饑死我民及聞大喜曰好都御史竑賑饑民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之米流徙者給道食被鬻者贖之病者處之空廢爲之醫死者棺葬之早夜殫精有所寄任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有述竑行事作捄災錄以傳者既入覲特陞左副都御史治淮揚如故英宗復辟石亨張軏用事以汰冗員左遷浙江參政亨軏復言上擊死馬順事上逮竑罷爲民編

江夏子孫永不叙而丘濬寄聲公取張敞傳閱之居半歲上簡得前疏曰竑固爲朕且知其賑政下旨曰王竑故首犯闕法當死朕生之遣爲民今知其漕功戶部可遣官送陝西安置該管官司禮待之五年虜李來冦莊浪甚急命都督馮宗等往擊起竑爲左副都御史與兵部右侍郎白圭俱參贊軍務竑與宗擊敗虜紅崖子川班師入見英宗慰勞至再言者謂西陲既靖漕政久弛當命竑復往從之既至老弱丁壯連屬見竑三日不絕憲宗初科道官言副都御史王竑李秉國家勞臣可委重任而各處一方各理一事

朝廷有急或不得力下廷議吏部尚書彭大學士賢
皆薦竑秉可屬遂以竑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時
兩廣猺大肆刼掠北虜據河套時出盜邊四川賊趙
鐸作亂竑居中調度預爲經畫諸將奉行以有成功
一日上書言邊居兩日不報竑具疏乞歸旣竟報或
謂竑曰公自今事宜愼重中有大利害不計耶竑曰
自今其再遇此等事亦是此等處利害郎吏大亦不
暇計始科道薦起竑張寧爲之首會兵部淸黃官缺
竑亦薦寧次及岳正李賢不從並出爲知府居三月
竑引疾乞休成化三年十三道御史交薦起之吏部

以問內批王竑搉病避難不體朝廷陞用意旣去矣胡再用其就令致仕竑在官塵靡十餘年而功澤聲名在天下初號其庵爲𧯺旣歸改休庵居之課僮僕耕種絕口時事者二十餘年正德中卒賜謚莊毅

郎曰上皇車駕至城下于謙主論不納欲求無誅豈可得乎李夢陽曰于公當其急時輒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悲夫悲夫南宮之錮太子之易當時廷臣獨謙肺腑血胡不灑此耶至其力斷羣囂與王竑之奮擊權竪眞英偉丈夫矣

以下

天順臣

袁彬　趙榮　李實　楊善

袁彬者江西人英宗在虜中彬以較尉見上察其能書留之上在虜中惟彬與哈銘沙狐狸三人朝夕左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者故與其父只為通事被留虜中脫衣易羊一羣以見上上以銘曉虜語亦留之而沙狐狸者不知其所始虜擁車駕扣宣府大同門從居庸關抵京城下不納返入虜營皆彬與銘從

上下關坂晝夜度澗河涉險冒凍周旋夾持上有宣旨通書則使彬上在虜帳冬夜與彬銘同寢彬脇煖

上足銘嘗睡熟手壓上胸上俟其鼾身徐下之而沙

狐狸往返取水負薪皆叩頭白也先異之名姓彬爲人溫美多計數善言笑時爲隱語而哈銘涉狐狸亦能諧謔悦上以解上之岑寂内官喜寧者故夷種也先之擁車駕扣宣府大同躪關而趨京師皆喜寧誘之既不得則復欲擁趨寧夏得其卒騎送上入南京彬與哈銘言京師絶虜何遽得入南天寒甚陛下必無行上止喜寧計不得行言虜欲殺彬及銘者屢矣虜抽革捆載彬之廬中而將剝彬膚開彬膛上使銘往救竟用談笑解也先請以妹尚上彬請上辭之曰返國而後聘彬中寒上手治縻壓其背汗浹

乃已熟羊髀名而與共啖之上稱引嚴先事銘嘗睡
熟手壓我胸也無似之耶銘叩頭萬死萬死也先聞
過上皇帳閒語曰皇帝所治臣若民及日之出沒領
四十萬衆來邊外領一人不得濟得濟獨哈銘哈銘
皇帝身若口也無哈銘皇帝言也先不知也先言皇
帝不知皇帝歸還爲皇帝宜善視哈銘上曰我不視
哈銘誰當視哈銘上還景帝以彬爲試百戶旣復位
超遷錦衣都指揮僉事而擢銘爲指揮同知賜姓名
楊銘沙狐狸爲百戶賜姓名李成賜彬城東第一區
使中官改面勢引太液池通穿中御溝役千人彬娶

使太舅孫顯宗主之先後賜予甚衆間召宴對晷用
家人禮彬累遷都指揮使而百戸門達校尉逯杲者
積官與彬並並治鎮撫上欲裁抑石亨曹吉祥授彬
意彬避謝不敢以屬杲杲任之石彪坐誅吉祥從子
聪武伯欽恐不免殺杲叛杲死門達治鎮撫如故達
始為都指揮僉事時上有所付獄多平反中外翕然
稱之及其繼杲乃學杲所為以自媚於上達在上前
與李賢並見信百官畏下之獨彬倚舊恩自如達念
得言已於上者惟彬若賢察知彬妾父千戸欽藉彬
勢誆人財因奏請下彬獄法司論贖徒還職而尚未

快有罪人安者故以錦衣力士爲彬卒坐法戍邊遇
赦還改府軍前衛逵因令安言其得還改府軍也實
彬與請託於是復言上捕彬而訐彬受石亨曹欽及
諸干謁者餽遺多用官木造私舍索取內軏奪人女
爲妾凡數十事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
當行還我一活袁彬足矣他任治之逵退執彬下獄
劾(?)熱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長安中有男子楊塤者
善漆工其泥金畫漆得倭國法其精巧乃出倭上巧
工也塤素不識逵奮然擊登門鼓上書言駕留虜廷
扈從臣庶奔走逃生保護聖躬唯彬一人今者無人

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辯明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臣本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奏并下達治達恚笞之百餘曰此必有人甚汝埍恐遂死不得白又知達意在賢謬曰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達喜曰前前埍簽耳達曰埍小人何辨此此李學士草耳達益喜趣罷笞出湯沐沐埍醪肉之奏請三法司會鞫午門外欲執賢置對監獄者太監裴當曰此小事李公大臣也乃罷埍至午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小人也何從見李閣老死則死耳敢妄指門指揮醪肉小人令引閣老也

肉今在且言卽有傀彬者恒倍傀達歷指數之法
畏而不敢盡聞論彬贖絞墳斬上命調彬南錦衣帶
俸閒住毀所賜第禁錮墳而李賢亦得免憲宗卽位
達得罪論死廷臣言彬枉名還如故而達論死繫獄
久之得減等戍南丹時彬已自南還餞達郊贈之金
良厚諸公以此多焉嘉靖中特錄彬孫天章爲錦衣
都指揮僉事以報彬翼衛功成在英宗時旣得爲百
戶冀轉官徑入求內府上怒下錦衣鞫之楊銘與達
官也先帖木兒誅脫成罪會上幸曹吉祥第也先帖
木兒爲成請上知出銘幷下銘獄謫貴州衛副千戶

後遇赦俱復官銘以荆襄功進錦衣指揮使至弘治
中猶為大通事而成不知其所終
趙榮字孟仁閩縣人其先通渭人正統間以楷書生
員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也先奏英宗駕都門外欲
中朝大臣出迎虜情叵測人心洶洶皆相視莫往榮
與通政叅議王復獨請行遂陞大理寺右少卿尋陞
鴻臚寺卿復陞禮部侍郎以出大學士高穀壯榮解
帶為贈榮持牛酒出見也先及其弟伯顏帖木兒環
弓矢露刃夾之以朝太上太上帶刀與也先伯顏帖
木兒騎也先曰若是小官于謙王直胡濙石亨何

不來良久太上曰彼無善意可速歸榮與復辭還虜騎四掠去歸辭前職不允改太常寺少卿直文淵閣如故而復仍理通政司事王復固安人起家給事中以奏對洪亮歷通政司右左叅議與趙榮出迎英宗陞禮部侍郎既還陞右通政尋轉左復奉使陞通政使英宗復辟改兵部侍郎成化元年陞尚書出巡邊凡有建置多合時宜而言者以治兵非復所長特命白圭代之改復於工部加太子少保復謹法識體聲名勝兵部時有中官為騰驤左右等四衛勇士小廝及養馬軍奏乞胖襖袴鞋復駁止之兵部尚書余子俊謂復曰衣袴幸饒贍君何不出庫藏予之復曰胖襖袴鞋祖宗時故以給應調征行之士使其刻日赴警不勞縫製京軍守衛無調遣之急則歲給冬衣布花令軍妻自為之此良法也四衛軍士業有布花之給復以此加厚非惟失舊制非常意且使恩出內豎國體甚褻子俊服其言時法王國師死京師者例為營造基塔復奏國師故受賞賚不薄宜出其貲毋費官錢人謂得體十五年卒

祓劾明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復好舌嗜[illegible]重厚寡言處約冲淡不設城府無矯亢矜異之意故能以德量保其祿位當成化時大臣得謚者多出於同年當道子弟顯位惟復以公論得之

楊善

入虜迎太上榮陞工部右侍郎與偕者千户湯胤勣胤勣湯和孫也榮見伯顏帖木兒伯顏帖木兒問榮中國事榮未及對胤勣輒先發時時于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伯顏帖木兒色變胤勣出脫脫不花謂譯人曰彼髯者何爲哉恨不殺之耳太上還轉左太上復辟工部尚書江淵坐易儲事與陳循同下獄謫戍榮以迎鑾受知使代淵而進復爲侍郎曹欽反榮騎而挺戈呼市中從者數百人前行鼓勇

欽即日就擒論功兼支大理卿俸他日上與李賢論
廷臣才能因舉榮破欽事曰曹賊反時兵非榮責出
身當先此心此事故未易及上美其忠
李實字孟誠合州人正統乙丑進士爲人恣肆無拘
覊顧傾狡有口辯景泰初爲禮科給事中太上皇居
虜時虜遣參政完者脫歡來講和朝廷遣使必得如
富弼文天祥者衆難其人實自請行遂陞禮部右侍
郎以右少卿羅綺爲副勅出不及迎復事實驚白内
閣太監與安訴曰爾第奉黃紙以行他何與知既至
見也先也先問侍郎何爲來實曰自太師祖父至今

朝貢中朝三十餘年矣使臣進馬中朝好待減少馬
價皆奸臣王振爲之乃致太師動兵聖駕被留今瓦
剌知院以可汗太師之命特遣叅政求和皇帝所以
使我來也也先曰減少馬價奸臣爲之興動軍馬事
小成大我中心送皇帝還朝中朝不迎我使張關保
岳謙入奏又復殺之則是何故實曰太師漫山而來
不繇關道從人作寇復分寇諸關關保謙名爲使臣
引虜張弓矢輒闘殺中朝皇帝不能無疑於太師也
曰此不過送駕爲詞耳也先曰我道者孟不花二人
又何故殺之我是以有寧夏之舉實曰沿邊關口多

者十餘萬少者亦不下二三萬人太師向日南侵其父兄死焉今其報者皆子弟也此亦人情且太師所遣若無南使同行或爲兀良哈所害或爲守邊軍士所殺又烏得知之軍中割一首不有陞官即得賞功即中朝有割首賞亦何知是殺太師之所遣人也也先曰我遣李貴又不見還何也實曰無有李貴既曰我知之矣近者夜不收言大同城東可八里許見有殺尸四五十餘一尸探其囊中文書云太師所遣人邊軍畏而不敢聞朝廷此必貴也太師遣貴齎文書而已朝廷又不知若參政等來朝廷知之重賞厚待

特遣我報仇肯殺之耶也先曰我遣喜寧何以殺之
實曰喜寧中朝罪人也自幼及長屢累蒙恩令齎金
帛以迎上皇腹心託之乃引領太師入寇京師復寇
寧夏朝廷殺之戒不忠也也先曰大明皇帝我仇人
也以天氣候落我手中我衆再三教我殺害我固不
肯使得知院朝夕恭敬若我落大明皇帝手中大明
皇帝肯留我否實曰此太師德然皇帝於太師亦有
何仇也先曰侍郎來甚善不我又大舉矣因治酒餉
實贈之馬與行三十里所引見上皇實對上皇罷請
還京之日以當日任用匪人之故引咎自責謙退避

位懇切酬對既歸也先營也先殺馬爲酒令十餘人
彈琵琶吹笳兒按拍勸歌也先曰侍郎來時心無恐
與實曰何恐之有遍使講和以禮爲上太師營中即
我一家也先曰侍郎見上皇心無念與實曰有不念
邪我等之念上皇猶太師之念可汗也也先曰念則
曷不迎實曰朝廷四遣金帛矣太師不發也即與我
迎歸相勞故不薄也先曰上皇留此我固不得皇帝
之我欲留千載後名一好男子今送上皇還矣顧侍
郎所奉勅書初不及迎事皇帝歸故不可輕侍郎往
可請今皇帝遣一太監或老臣三五人如禮而至上

皇歸也因道其酋與羅綺往大同山西一帶諷伺擾
邊人馬以示信諸實迎駕期。曰臣子不敢自爲期
需朝命因辭上皇退也先遣兵右丞把禿與俱來實
還爲景皇帝道虜實請和無他意上皇自此遂往迎
者楊善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成祖舉兵靖難善年十七以諸
生與守城除典儀所引禮舍人及即位擢鴻臚寺序
班儀觀魁梧音吐洪亮不甚通經術而談諧不羈永
樂初嚴治方孝孺黨家有其書輒論死善坐事與庶
吉士章朴同繫朴言其家有孝孺集善向朴借讀密

以奏朴遂見戮而善得復官累陞鴻臚寺卿旣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第都城外有園亭花木之勝諸公休沐時時致之宴賞又時時餽名果美餌不絕於是諸公謂善有鄭富將陳孟公之風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滿十二年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征至土木師潰閒行達京師年六十五矣虜奉太上皇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虜退進右都御史善故長奏對其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如故故事朝正出則諸臣相率謁賀於朝房而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

帝在虜中此何所而我曹賀耶土木之變虜所緣入寇者蓋以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名為三千王振怒其詐減其馬價縑繒歸遂大入而太上陷虜太上在虜且一歲中朝所遣使迎若趙榮王復皆以庶僚假卿佐往虜固不與曰必得中朝大臣最後李實往亦假卿佐名又講和而已而最後乃遣善與榮復往然景帝固無意迎上皇善往不予一錢也善悉出其家貲稱貸中貴人益市綺繡帥比阿錫女紅線鈿之屬與其子宗等五人治裝從上皇所道還哈銘同往既至也先所館伴田甲來甲故中國人見善具叙平生飲

帳中問向者土木之師中國胡怯也曰天下太平久矣將卒不習大駕北來羽林材官率扈從耳何知號令步伐雖然汝家勝我亦非福也田甲曰何者善曰今皇帝聰明英武思一大創汝家不吝官封爵賞天下謀畧武士則群來汝家得晏然如曩時哉一人言皇帝曰虜馳阪踰隴所恃馬若隱鐵橛鑿置銳錐三尺可穿馬蹄勝蒺藜渠答皇帝曰善使治鐵橛銳錐一人言皇帝曰銅銃裝石砲傷人馬一而已毋裝如鷄子石約一斗火之可疾迸數丈許擊死多皇帝曰善使裝鷄子石砲一人言皇帝曰廣西四川窮山蠻

獠多置機弓弩射虎豹熊羆毒藥傅箭首人馬皮肉立潰爛可取之皇帝曰善使往求射虎豹熊羆傅弓弩之毒藥選能射者三萬人演習之出罪囚試箭藥囚立死一人言皇帝曰今火鎗門四層放已乃藥藥入有開馬突亡隙若爲兩頭銃裝鐵彈數枚毒藥附彈四層若一馬來齊發可如風雨皇帝曰善使造兩頭銃四門藥試之三百步外馬腹穿今中國之騎皆已精中國之士皆已銳惜哉其已矣田甲曰何者善曰無所用之矣兩家已講和善既機警舌變叉私解其裝用財帛啖虜衆虜衆既歡喜亦繇甲大賂也先

明日田甲還報也先見善問曰南朝何官曰都御史也先曰兩家好有年胡拘留我使臣損我馬價縑緍與縑緍中斷之兩縑緍乃可一縑緍我使臣鬻鐵甑不與閉之會同館中關防其出入則是何故善曰非夫天朝之過也昔者太師先君貢馬于我太宗宣宗使臣三十餘人而巳所求物十不與一二也太師先君無所嫌疑今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人賞金織衣一襲五尺稚子一體賞賜宴賜於殿上豈天朝不能節用吏戝禮哉為太師耳使臣歸皇帝宴賞有加使人送之拘留於何有太師所遣衆或有小人

入中國爲奸利恐使臣知遽言太師或自亡去或入
他部落中或中途豺虎食中國留太師之人可得一
臂使耶也先曰者也先曰損我馬價縑緡何也善曰
先是太師有文書使使臣喜送至中國其人喜不在
吳良以其書進朝廷曰此非正酋長可損其賞賜其
人送歸乃輙誘吳良以詭計臧匿意欲太師殺之不
料太師墜其計中也先曰者也先曰與我縑緡中斷
之兩縑緡乃可一縑緡何也善曰此回夷送太師充
課程者太師不信往搜可知也先曰者也先曰何開
鬻皈也善曰鐵皈出嶺外非京師有嶺外去京師萬

餘里一甑直二絹使臣與一甑賈闘而閉不齎皇帝
何得知譬中國人向使臣買馬馬價少使臣不與馬
太師知耶也先笑曰者都御史言皆實事已過要出
小人口第言和善曰太師爲北方大將軍掌領軍馬
乃聽小人言忘大明皇帝厚恩來殺虜我人民我人
民有思其父子兄弟亡而去者部曲得之剜其心摘
其膽苦聲呌天上天豈不聞上天好生太師好殺何
謂也也先曰非我殺之善曰兩家和好太師合早出
令收名部落上天無怒無灾豈不快耶也先笑曰者
又問皇帝歸還作皇帝否善曰有皇帝矣也先曰當

先堯舜故是何如善曰堯禪舜兄禪弟一也知院伯顏帖木兒在傍曰且留都御史使還問皇帝歸還作皇帝否還作皇帝則送之否者不也也先曰吾故欲中朝大臣來今來不送徒使我食言平章昂克曰都御史迎皇帝將有財幣否善曰迎皇帝惡用財幣人言太師送皇帝以財幣矣若空手迎去乃見太師順天道有仁義自古好男子我歸朝監修史書當備載太師垂示萬代也也先笑曰者都御史好爲之者盖胡語華言然也明日與皆見上皇又明日也先餞上皇自彈琵琶使其妻妾行酒也先曰都御史坐善不敢

上皇曰太師使坐便坐善對曰雖草野敢失朝廷禮也先相顧歎羨又明日餞善遂迎上皇歸既歸景帝以非初旨薄其賞遷善左都御史仍理寺事而于謙心許之多官其從行子弟景帝易儲善加太子太保時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脩謁復泫然曰我曹無所賀太上又何賀也善始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知亨吉祥有迎太上謀遂與合太上復辟封善與濟伯兼掌左軍都督府事賜勳號散官進封三代掌鴻臚寺事如故禮部尚書胡濙等言陛下北狩之日虜氣甚惡羣

情震懼僉舉楊善供充北使善奮躍挺身磬資治裝
父子五人蒙犯霜露閒關沙漠深入不測言折狂虜
義感巨酋唐子儀之於回紇宋富弼之於契丹不過
若是遂周旋奉引乘輿遄歸雖皇上盛德格天化暴
而善忠誠勇敢不可謂非社稷之佐大統復正改元
論功擁立之賞既班迎鑾之褒未厚望再進封以爲
臣勸上曰朕知頃之錄其子宗并養子凡十餘人更
使從文臣之列以爲禮部尚書陳請聽允幾與石亨
張軏埒嘗陰薦李賢於上亨與吉祥忌之稍稍閒疎
而明年亦卒善在鴻臚凡五十年國家典禮無習善

者其卒也賜祭葬贈侯予諡
郎曰袁彬楊銘李實雖顛沛流離不失君臣禮中國
藉以大城下之迎當事大臣如于謙之才王直之文
胡濙之耆舊高穀之用意忠厚率縮首穴視趙榮獨
與王復挺身而出豈不壯哉李實楊善卽非君子耶
入不測虜廷枝梧譏語有足術者善得封伯榮復亦
至大官而實對上皇引咎自責數語業失上意及歸
復作出使錄其詞浮誇又居鄉橫暴自媒求進以都
御史坐斥爲民子孫禁不敍或以封或不免於洴絣
洸盖士君子所以用世在居謙矣況夫君臣之際耶

其虜中對語亦不可不存也

劉安　羅通　沈固　朱鑑

劉安宿遷人父榮祖江洪武初江爲總旗以軍傷殘廢榮代父仍用其江名榮從靖難有功歷陞中軍府右都督永樂八年從征虜追過斡難河殺敗阿魯台軍爲軍殿上即軍中陞左都督十二年從征瓦剌孛所部與馬哈木戰下馬持短兵突入殺獲多師還賞獨厚十七年充總兵官鎮守遼東至則築城堡立烟墩於金線島之望海堝守備甚嚴瞭者言夜有火光出東南島上榮曰此倭賊至駐兵金州待之明日賊

三千餘人果乘三十餘艄直逼堝下魚貫登岸一人貌甚醜惡揮兵直上衆皆惶惑榮犒師秣馬略不經意使都指揮徐剛伏山下百戸姜隆率壯士潛燒其船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徇既大集榮披髮作真武狀舉旗鳴砲伏盡起繼以兩翼賊大敗餘衆奔空堡內軍士請奮追入堡不許特開西壁縱之乃分兩翼夾擊自辰至酉擒斬無脫者凱旋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優閒惟飽士馬臨陣作真武狀追入堡又縱之何也榮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飽士馬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兵法也賊魚貫來陣勢顛

蚘故作眞武狀壓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作其氣賊入堡必致死故縱生路滅之圍師勿遏亦是兵法事聞賜璽書褒諭徵入面勞之榮曰臣恭陛下成筭若諸將士効力乃能有此上悅其讓論功封廣寧伯仍赴鎭先是倭出沒並海諸郡無寧歲至是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謐宴清樂榮封伯一年卒于鎭訃至上嗟悼輟朝遣官諭祭追封侯謚忠武所營葬賻卹甚厚給舟車歸喪所過州郡致祭安襲父爵鎭守大同英宗陷虜虜奉車駕大同城下副安守大同者都督僉事郭登閉門不納安獨與侍郎沈固給事中

孫祥知府霍瑄從實出見伏慟哭進膳羞袍靴出藏
金犒虜因具述於朝景帝怒按罪降職上復辟德之
進封爲侯賜勑曰惟爾父江事我太宗皇帝克奮忠
勇爲猗虎臣實啓名封爾安事朕繼志崇勲天步艱
難捐軀赴難入不測之虜効捄主之誠疾風草勁板
蕩臣忠古有所云爾今其庶玆眷爾忠特封爲廣寧
侯世祿千石賜誥劵爾尚益勵前忠保爾祿位五年
以定曹欽叛加太子少傅命掌右軍都督府事卒追
贈嶧國公謚忠僖瑄鳳翔人爲大同通判以薦擢知
府加秩叅政仍知府事英宗復位擢工部侍郎而郭

登景泰中封爲伯坐奪爵謫戍安四世孫泰嘉靖中
掌團營神機掌中府淸愼好義死而貧甚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曾祖仲淵負才具濶略喜議論
國初以富民徙實京師永樂中上書言便宜十事成
祖嘉之仁宗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造戰車
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倡兩縣父老白枉後父老悔
懼各鳥鼠散仲淵獨詣東宮陳二令賢御史折之曰
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而兩縣父老皆不至公耶私
耶仲淵曰公私不在人多少誠公一人可耳仁廟召
詰仲淵縣官誠賢戰車重事而誤之何仲淵頓首曰

人安能每事盡善仁廟曰長者之言郎釋兩縣官亡何應天府丞坐盗官錢使人諷仲淵言如言兩縣官仲淵不可曰兩縣官誤公事民故得公言之府丞被私罪敢面謾丞銜之因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連逮責償逋二十餘登永樂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閻爽有才略北京新造發軍夫運磚通州潞河數百里相屬轉徙十餘年不辦逋建言罪囚自徒流以下得運磚自贖不數月悉盡法司以為例巡按四川蜀王出入用乘輿鹵簿一日過逋遏突收之王氣沮藩臬謂鹵簿不當屬有司詰問逋何所置之郎上聞王罪且

不測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見報既無所報通曰易耳移文與王云蜀簿故玄元皇帝廟中物復還之耳玄元皇帝廟唐玄宗幸蜀所建老子廟也通始至蜀士大夫稍易其年少至是皆驚通壹用璽書以威嚴治而仲淵貽書戒之曰昔人治蜀文翁以寬武侯以嚴術尚遠師相濟通受戒竣報命永樂十九年詔求直言通應詔請罷巡邊與給事中柯暹御史白忠並謫邊州通知交阯清化至南海有老人授之兵書曰巳巳之年需公大用是時交阯新附性俗不通通簡條教寬法令州故有妖祉能殺人計除之黎利

叙宣宗元年陳智方政兵敗於茶籠諸郡震動成山
侯王通奉命往討大敗喪師割七城求解檄所割城
守將下賊賊無少長皆殲之通説守將指揮朳忠曰
吾與若受天子命守城豈以王通一妄人遂委棄耶
降者賊盡屠之與就死孰若死守清化人受吾拊摩
六年矣皆信我萬一冀城全忠爲感動簡練千人晝
夜防守七月黎利知城不下卒來攻城堅一夕囊土
山於東南西門外高與城埒通謀曰賊衆我寡難以
力勝令詒之約日出降必少息乘其怠襲攻之是夜
率敢死士燃松火鼓譟突出城南門直擣土山斬其

梟勇數十百人盡焚其飛樓雲梯士民氣大振其冬王通復貽忠書令下賊通堅拒不納明年正月朔又安降將都督蔡福來說通曰吾以若來助我乃游說邪斬汝矣福惶恐退賊又遣人密說打忠通引張巡許遠事激厲之忠曰死生惟君自是賊不敢嚮清化然王通竟爲黎利所敗宣宗棄交阯乎之通乃與打忠懷印還是時中國士大夫盡没交阯死事者惟昌江府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按浙三載端謹儉約不罵聲色而風裁凜然時憲使周新雅持莊嚴獨質子輔擢廣東憲使以事左遷交阯昌江知府惠愛在民黎利攻没郡縣至昌江子輔與守將倡民兵拒之相持數月寇攻城食且盡人心益堅再

踰月攻益急城將陷士卒死殆無一降者子轄知事不支歎曰吾奉命守鄰郡士與士義不污賊手乃今一千一妾先死而已隨之事聞贈參政復其家力戰全城惟通及打忠二人既還擢通行在戶部員外郎總督口北開平一路邊儲宣德九年秋上巡邊通督餉不絕正統初改兵部武選司郎中從尚書王驥都督蔣貴征虜兀督乃我師戰郤通立斬都指揮安遠以狥衆勢復振大敗虜人還見驥盡攘貴功驥惡之言通私中鹽索鹽商將領金帛裘馬誘姦軍妻逮下獄謫北流縣容山閘官九年調東莞縣河泊又三年爲正統十四年己巳通聞王振擅權玩兵虜數冦邊憶所受老人言以河泊

功次入京果有土木之難廷薦通可屬大事復兵部
員外郎守居庸關尋進郎中通上言臣切見鄧艾取
蜀蜀人郄守成都備艾劉裕取秦秦人郄守潼關備
裕及艾從劍閣緣厓躋攀而入王鎮惡乘舟遡渭至
咸陽秦蜀已破而成都潼關守者猶未之知臣所障
地京師後門一或失守虜入旦夕耳臣遍閱阨塞有
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通人不通馬者百三十所須
多方設備京師乃因又當使大臣一人總督軍務其
權始重於是景帝即命通爲之陞右副都御史虜擁
上皇入塞至廣昌破紫荊關守關給事中孫祥走死

虜奄至都城掠西北郊于謙等營德勝門禦之勑遣與守居庸都指揮楊俊提兵入援方虜破紫荆時俊使旗牌官良密言欲以本軍六千遁逼縛良斬以狥說俊曰紫荆既破京師孤懸且莫望援軍遁居庸失京師殆矣此社稷安危之機也君毋動我領君兵爲君破賊至是提兵赴援會德勝戰捷虜還逼亦還守關也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中國精兵獨恃居庸今居庸入援與大城兵合而大同諸將遏吾歸路城外空無所掠我等名送駕敗則皇帝且爲取歸於我無功彼不見德今計惟紫荆關兵皆遁爾奉皇帝仍出

紫荊我以鐵騎攻居庸居庸不守我復爾合還鄉大
城居庸不可勝且奉皇帝出塞然後議和皇帝歸縱
無大功尚可市恩於中國也也先去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荊也先領五萬餘人出居庸攻關逼用水
灌城冰厚且堅虜不能近逼與守將謀曰我等所將
大半名募客兵不足恃虜夜環鐵騎晝用衝敵計敗
其鐵騎乃可破也皆曰善虜人卧比兩馬橫貫草囊
馬上二人共宿鍊騎外繞之騎隨一犬逼藥羊肉熱
之嗾藥夜投之犬飽不嗥尋用胥繼連斃馬足開門
鼓譟火砲四擊虜騎跳躍斃急不解砲擊之擒一酋

斬六級奪馬騾盔甲弓箭千計追回所掠人口五百餘捷聞降勅褒獎於是虜轉寇紫荆京師戒嚴勅通仍領口外軍入備通直走紫荆與虜遇戰敗之再戰於完縣五狼河拗羊嶺敗之召入叅贊軍務理院事

景泰元年通疏比近日徵調邊軍入衛而遼東報虜來犯以千數此必彼中守將畏於內調輒將墩境外一二達賊往來詐稱數千以止入衛之役夫遇賊十餘人輒稱數千及云殺敗斬首十餘此邊將相蒙常態甘肅寧夏大同宣府想亦如是卽向者德勝等門外不知殺賊幾何陞官至六萬六千餘人輦轂尚爾

何況邊陲今宣府大同宜屯重兵操練選武將驍勇
者充總兵官文臣剛毅者總督軍務特遣曉胡語者
爲胡人服出境伺之自晝行營恐其望塵而遁抑埋
伏待我當今深夜急擣巢穴使卒無所施又古名將
如穰苴韓信皆起賤微今腰玉珥貂之輩皆全軀保
位懵賢忌能無報國奉公之忠乞勅兵部五軍都督
府首察武衛中有信苴其人與議行之臣入仕年久
頗識邊情區區憂國敢用陳奏下兵部尚書于謙不
悅覆奏近日諸邊守將累報聲息若謂逼言一槩不
實恐其果警且怠不奏觀將之戰嘗先者萬九千八

百八十人陞二級陣亡者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其餘齊力之人給賞而已并無六萬之多通云殺賊幾何宜將臣謙同武清侯亨等已陞職爵革去官軍俱且不陞通請屯兵宜大臣已先奏遣武清侯亨昌平侯洪同往通請推選武職已奉詔書舉到者送亨試驗如宜如信未見其人武清侯亨昌平侯洪若安遠侯溥則首珥貂都督廣都督鏜都督頴等則身腰玉出戰防守殊亦有功不見全軀保位之情久仕悉邊通所自為必有所知乞就令舉保通又欲得剛毅文臣總督軍務念臣謙素劣乞罷臣官别選其代

或就令通詣廷臣將謙通所言會議皆言石亨楊洪
于謙三人戰守總督實堪任使羅通議貶過當然其
志實在禦敵惟陛下委任如初帝亦詔解之頃之宣
府總兵朱謙言有達賊二萬餘入犯謙上言口外軍
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一旦擁衆以送駕爲名
突至太原搖動山西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楊
洪亦乞遣文職大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槍營護山
西餽運大同意俱屬通遂請通往通謂謙惡而出之
言謙洪共建此策當今與臣同行謙請行上仍以命
通通提兵至懷來逐虜出長安嶺外會虜亦退班師

還協贊京營軍務三年轉左六年加太子少保兼右
都御史進階資政大夫景帝不豫石亨張軏以迎復
上皇密謀遁通曰吾觀天象事必濟從之上皇復位
賞不及通自言通子三人俱得叙亡何丁艱居家天
順三年起右都御史既至請老進榮祿大夫致仕賜
傳歸通弱冠登第閱歷南北者五十年家居不治生
産親友過從詩酒相娛年八十餘一日不懌沐浴更
衣家人進藥搖首曰學古生死置在草木遂卒成化
六年遣官致祭弘治十八年隆慶州父老奏巳巳之
變通守關有功宜表忠良以勵臣節勅祠居庸關水

早疾沒邊人至今禱焉通有曾孫大紘為給事中建
言削籍與子書
沈固字仲威丹陽人太祖時固八歲以能誦大誥名
赴闕賜寶楮遣年十一補邑庠生弱冠領鄉薦入國
子監選理刑內臺擢沂州同知人莫敢少年易之有
嶧人言沂西寶山社產銀卝舊有課可開采固執奏
故坑及泉通海不可鑿鑿新坑難為力且卝有無不
可知即有費重利輕勿開便成祖從之徵入為戶部
員外郎以才物理鹽筴廣右督運西茶於四川六番
進郎中出為山東右叅政督餉給軍迤北還仁宗即

位命以叅政同武安侯鄭亨鎮大同宣德中命與武
安及叅軍都指揮張儉統兵行邊名赴闕議事稱旨
英宗即位以周勞邊賜璽書白金綵幣固上便宜曰
比勅書戒諸將窮追虜者虜寇來如飛鳥去若絕絃
勅戒窮追恐墮其計聖慮遠矣臣竊謂今虜勢尚微
宜早制之不探虎穴不得虎子若虜知我戒輕慢漸
生且使官軍勇者喪氣怯者得以飾詞請但令相機
而行虜衆我寡則臨邊固守我強虜弱則出境窮追
時令間諜密探賊踪乘彼不虞且擣巢穴連出數合
虜必瓦解縱未得利威亦遠振三年與征西前將軍

方政遊擊將軍楊洪統兵護送貢使出境因絕漠虜赤山追勦叛虜還居二年連上疏言邊六年命兼總理兵食二事賜總督邊儲印記因復上言阿魯台比爲脫歡所破餘衆竄塞下不無小小盜邊脫歡驕矜虎視中原又有覬覦之慮至軫聖懷添調軍馬運畜資糧邊圉嚴於扞衛蒸庶煩於供億近以二虜一滅一死邊事稍寧將卒燕閒然以數萬之衆坐費民供國計非便兵之所屯芻糧爲急臣在邊年久頗知形利大同中路有青楊林馬頭山等處東路有爛柴溝陽和灘等處土沃多水草國初俱有居民屯種厥後

□□□門遇虜逐民勿耕至今荒棄臣曩嘗言未見
□行古今備邊良策莫長屯田請屯兵戍所開耕所
通沃野作息以時乘閒講武至秋收成官爲斂發而
用給之歲省月支足國裕民莫過於此夫衆志之多
捉不如一心之獨斷惟聖主察焉又言乃者勅遣大
同總兵等官朱冕與宣武參將楊洪會兵出塞諸將
奉命一時並出無留後者夫雲朔廣遠西北兩邊密
邇兀剌既變詐叵測而兀良哈或潛懷異圖萬一爲
虜所誘牽制來襲非萬全策請今奉命征行必責居
守廷議咸是之七年陞戶部右侍郎居二年邊事益

殷廷論猶切既遭母喪奪情視事再乞終制不允赴
鎮上邊情十策朝議從違不決而罷十四年夏虜果
渝盟得諜先報以聞至秋大入朝命西寧侯宋瑛督
戰不利諸將或死或遁固居守獨完車駕親征駐蹕
大同三日固得見而不得言車駕北狩復至大同與
廣寧伯安出城朝見上命括金帛犒虜或難之固曰
府庫物皆上物也今有急不命猶出之矧復有命盡
獻所有且聞於朝景帝丁吏部較勘有無欺隱竟白
其冬以城守勞進右都御史諭璽書賜金帛固言自
虜變以來臣承命守城晝夜營營圖殺賊雪耻奈才

識短淺無所建明今具拙策不敢望行乞採可否文多不載二年以却虜功轉左都御史尋赴闕議事乞致仕從之英宗復位石亨言周於上召見便殿褒諭再三即日陞戶部尚書賜白金綵段加岐南香帶金織雲鶴襲衣贈誥命加贈其祖父宸遊嘉宴輒召以從賜珍果異物三年以老乞歸賜鈔若宴憲宗即位進從一階年八十一卒周事五朝存歷華要遂掌臺省幾五十年在大同二十七年賜璽書前後三百餘函所上章奏不下數百居常興學育才不用武衛廢文教臨危處變救貧拯敗邊圉以壯爲人魁梧倜儻

多籌略善談論尚德義喜功名同時羅亨信者廣東人正統中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北虜深入中朝建議悉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城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亨信仗劍當城門下令敢有出者手斬之衆遂定虜從邊城外過亨信命老妻稚子晝登陴而自披袍雪中山巔山後無數城唯宣府屹然獨完以老乞歸無人爲言亨信功於朝者

朱鑑字用明晉江人在唐居亳州有顯者其後自亳徙晉江鑑父則文用孝著名鑑成童刲股愈父父竟不愈哀毀踰常力貧奉母永樂中以舉人授蒲圻教諭宣德初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時副使僉事不行分巡屬吏殃民無憚鑑請如故事周巡所屬以安民察吏具得施行梅花峒賊蕭啓寧等久勦無功鑑詣

諭皆解散湖湘風俗務外貨殖男女過三十尚無室家鑑申明洪武禮法旬月之間結親者動萬計考滿當代右都御史顧佐等奏留久之正統初復命巡按廣東多所建明欽州叛民黃金廣等嘯聚為毒鑑指示諄切亦遂向化代還朝命成國公朱勇簡都指揮等官三百餘員習孫吳兵略歷代臣鑑等書擇御史有文武才者董其事右都御史陳智排鑑鑑乞開設武學以典武科奏可遂爲定制七年陞山西布政司左叅政請卹軍民凡數十疏多見嘉納土木之變景帝監國陞右布政使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鑑

言臣聞聖駕被留虜庭傾血刺心號天天高叩地地厚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皇上生長深宮遠行不過天壽山近行不過海子裏何至舍唐虞三代之聖謨蹈懷愍徽欽之覆轍輕為孤注親屈萬乘是何奸邪竊弄坐使蹈此危機夫既往難追方來當謹臣恐虜寇奸詭百端去而復來取而復索節據剽掠殺虜動數十萬却以請和結親為名夫結親不已必索歲幣索幣不已必欲分疆以國家有限之物充醜虜無已之求若不整兵報復殆見生靈不安兵法有云千里趨利者蹶上將百里軍半至今彼寇數千里趨利

兵將不厭我軍以佚待勞反厭上將軍豈無故哉彼以賞罰得專其權號令得行其志父子相救兄弟相援所掠之物皆歸私室我以賞罰必聞朝廷號令皆制監軍將佐不和士卒無恩有所得物必解公家今以結親爲繇遣使來京一則覘我虛實以報彼酋一則逼我達軍以圖內應旣假送駕爲名姑得開關迎接我欲出兵拒抗彼則指駕爲辭其謀旣深我慮宜遠宜急擇將練兵暫停中貴監軍假以生殺賞罰重整散漫之兵復募壯勇之士罄奸邪之積發太倉之陳重懸賞格厚酬爵祿惟圖功成勿惜國費給賞我

軍勝餽外冦再徵勤王之兵名爲復仇之舉指日刻
期夾攻詎進也先如果送駕結好實未可喜虛愈當
防宜使収歸胡黨掊回游騎令我軍民出作人息令
我牛羊朝放暮還省去人馬斂止甲兵單人單騎以
來送駕仍令驍將擁兵居庸以愼防守暫且苟安於
今日再行整計于來年臣又切見太監王振毒亂天
下震驚神器自江南草冦生發皆以誅振爲名自侍
講劉球之死中外以殺諫官爲諱古云事歸朝廷則
治宦官則亡史冊所載理必不誣爲厲之階莫甚於
此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

災害並至誠哉是言可不愼與高皇帝與群臣議事
必屏去左右恐泄事機有妨國政書曰監于先生成
憲其永無愆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伏望
聖母陛下郕王殿下念祖宗開創之勞將相披肝之
苦置此多方欲傳萬世張主維持急立儲君選智勇
託忠義開直言杜權勢軍國重事委重大臣早革内
侍之權再造中興之業庶雪前耻以圖後功太后讀
其疏至於泣下景帝元年奉勅專一鎮守鴈門虜入
鴈門與虜戰鏖戰下有壯士陳福者躍人陣逐北數
十里明年戰代州虜圍我數重矢下如雨福殊死戰

邀擊潰圍多所殺傷虜爲震却福莆田人楨同屏疾首痛心疾不解甲擊虜之後血汗沾背力竭氣滿數日死年三十六太上皇還景帝勅邊將各出精兵左右掩擊鑑謂未可上疏曰臣聞帝王不計小忿以安民不尚輕敵以全軍漢高不報平城非力不能休息天下也李牧收保不敢戰者非兵不足欲養銳也也先慕義請和送還太上皇帝彼以誠來我以誠報且其大營近邊尚未遠去我師一動彼類當知不日搜剔別胡必疑追逐他黨我既失信彼且無狀爲今之計莫若慰賑邊民委將守備犒兵招逋勸農貸稅募入粟廣屯田孳馬政休養軍民固安邦本虜

果桀驁不悛我乃屯兵要地小入則一衛掩擊大入則諸衛夾攻蓋彼盟既叛我出有名今邊境稍靜道路初通芻餉初備未及旬月遽欲興師臣深謂未可

詔亦嘉納焉因命兼往來巡撫山西地方景帝既立

東宮貽陳循書曰邇奉明旨更封沂王僕竊遠聞心殊未安夫前者至尊蒙塵宗社安危非得長君人心未定姬周輔成不得已也今鑾輿既歸曆數有在委裘而治亦無不可太子仁孝天下共知在廷文武群臣共立不能夾輔爲可易置僕復有言陛下於太上

皇兪骨肉則當避位以全手足論尊卑則當固讓以

盤君臣奈何藉口防微反爲幽閉珍羞節其日膳雉堞增於宮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循省書愁甚鑑亡何乞致仕鑑按廣東激揚風裁平反寃獄粵人春秋祠之所爲出巡錄條教禁約排偶提切里師長老挈訓童蒙比法家言

郎曰劉安以出見上皇獲罪所繇得侯楊洪郭登彼何人也稱名將耶羅通沈固朱鑑時當倥偬皆有守邊功且其意皆在上皇而事不詳士大夫之口予讀其私傳家譜因爲載之若通固守清化可謂特勁驍與于謙不協遂爲國史所譏鑑上循書足振朝議之

靡不見傳𠹭而疏名賞金者獨著於世予得不爲之
扼腕耶